

景區關停旅業冰封

民宿苦等遊客歸來



▲疫情期間，陝西省內民俗景區生意均受較大影響。圖為陝西禮泉縣袁家村內的小吃文化街只有寥寥幾名遊人。
大公報記者李陽波攝

疫下得與失·旅遊

「街道東邊快遞站現需分揀工一名，有意者速聯。」看着居民互助群中突然冒出的招工信息，張曉俊幾乎是下意识的「秒回覆」，對於他而言，這樣一份工作或許就能改善全家的生計。曉俊是西安臨潼人，借力家附近兵馬俑、華清池、驪山、秦始皇帝陵等多個世界級景區，自家的民宿生意也頗為紅火。新冠疫情襲來，境內旅客旅遊意願減退，境外旅客入境困難，曉俊家早澆保收的「遊客飯」也成了回不去的曾經：「三年了，沒了遊客也就沒了收入，太難了。」從民宿老闆到「啥都幹」的零工，曉俊說，這是對未來更好生活的積累。「我的院子一定能再紅火起來，我等着那一天。」

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西安報道

臨潼在先秦時期是秦國遷都咸陽前的首都，區內名勝古蹟如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、華清池、驪山盛名在外。自世紀八九十年代起，曉俊家所在的村莊裏，便有不少人靠吃「旅遊飯」而搖身一變成為讓人羨慕的「萬元戶」。

「一碗旅遊飯」養活全村人

「打我記事起，村裏村外幾乎就沒有「乾淨」過。」今年36歲的曉俊，幾乎見證了整個區域旅遊業的快速發展。他說，自己小的時候，遊客們來看兵馬俑，大多都要從西安火車站搭乘專門的旅遊公交，「等他們走累走渴走餓了，我們的生意就來了。」隨着時代的發展，遊覽路線更靈活、時間安排更自主的自駕遊日漸火爆，一時間，曉俊家村外的路上，來自全國各地的車龍時常會排到高速公路口。「於是我們村又發展起了農家樂和民宿，給自駕遊客提供一個休息的地方。」

2016年，成家後的曉俊請專人設計、投資30多萬，用一年時間建起了自己的民宿小院。開業那天，看着門頭上的招牌，夫妻兩個對未來充滿了憧憬。「我們的好生活要開始了。」

然而，2020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，內地各省市的民眾度過了一個開門不出的春節，也為旅遊業瞬間按下「暫停鍵」。「說實話，開始的時候我並沒太在意，再加上我女兒出生才一年多，我和妻子樂得在家休息逗孩子。」

但一個春節假期，僅僅西安市便暫停運營業務的景區共133家，153個博物館全部閉館，演出停演，劇場次，而出乎曉俊意料的是，過完年將近一個月，疫情形勢似乎一點也沒

改善。「太多的異常，突然就打亂了我們所有的經營計劃，每一個環節也都不通暢了。」

景區關半年 客人不來了

從那以後，一波波疫情不斷對當地旅遊業造成衝擊。情況總是幾天好幾天壞，各大景區關了又開、開了又關，大型室內外演出也因為人群聚集而紛紛暫停，「封控下，景區每年幾乎有近一半時間都關着，就算是開放了，遊客也是寥寥。」公開資料顯示，疫情前的2019年，位於西安臨潼區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年接待遊客600多萬人次，華清宮則接待遊客600餘萬人次。而到了2020年和2021年，臨潼全區年接待遊客才僅有40萬和20萬，旅遊收入更是直降7至8成。

更讓曉俊感到不妙的是，來臨潼的遊客也「變了」——除了再難見到外國遊客的洋面孔，疫情似乎也重疊了遊客的出遊習慣，無論是自駕遊還是跟團遊，大家都為了減少接觸，避免感染風險，幾乎都選擇嚴嚴實實，急匆匆來又急匆匆去，很少再有流連民宿、遊玩農家樂的閒情逸致，「再加上村裏的防疫措施，遊客進村吃飯住宿都怕麻煩，所以索性就不來了。」

建造民宿耗盡了曉俊夫妻倆的積蓄，持續的「零

收入」則在疫情爆發的一年後帶來了家庭「經濟危機」。既然出來單過了，就不能再向父母伸手。」最嚴重的時候，二人甚至連孩子一千多元的月生活託費都拿不出，最終還是曉俊的老父親隔着一人，在給孫女的零食中偷偷放了兩千元錢，解決了燃眉之急。看着袋子里的那一疊錢，曉俊和妻子抱頭大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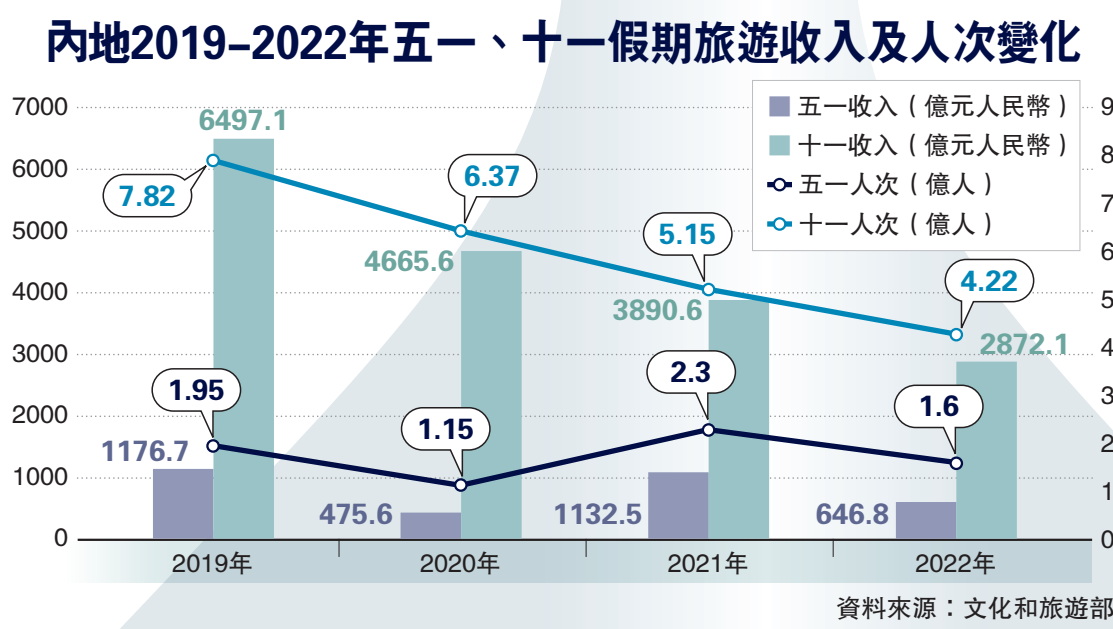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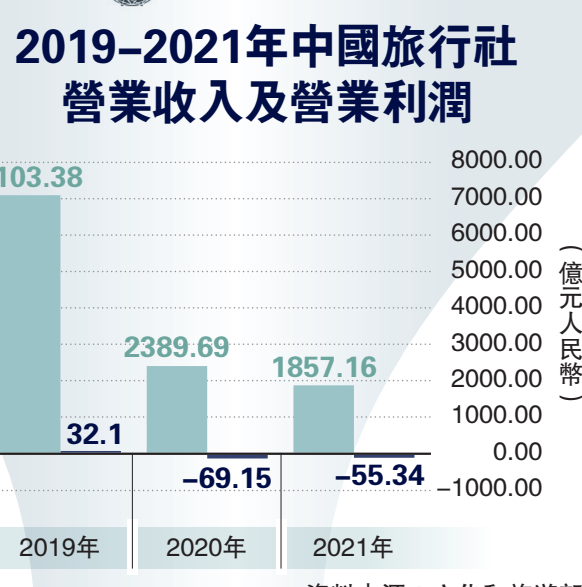
「雖然生意暫時沒了收入，但我還是可以靠勞動養家。」那之後，曉俊走出民宿小院，開始了「瘋狂」的打零工生涯：換快遞、送商品、賣水果，但凡有機會，他都攬着時間去幹。

第一次到快遞站上班，曉俊不是將快遞出庫和入庫的順序完全弄反，就是因為手忙腳亂而將快遞放錯區域，一些較大的快遞更是需要連扛帶抱。「第一天回家，我幾乎虛脫了，癱倒在床上，一句話也不想說。」曉俊說，心裡的「累」比身體的累更難承受。「疫情反復，人人都覺得煩躁，有時顧客找不到快遞會將情緒都發洩在我身上。」一位大姐來拿快遞，系統顯示已取走，但大姐一口咬定從未來過，情急之下甚至隨手拿了一件快遞砸到了曉俊的頭上。「這種時候，我們只能心平氣和解釋，不然就會造成衝突。」最後查明是大姐的兒子先取走了快遞，曉俊感覺特別委屈，但想想，大家誰都不容易。

「朋友們有時會笑我咋就變成了雜工。雖然開始臉面上還有點掛不住，但我也想通了，用勞動養家，沒什麼丟人的。」曉俊說，打零工不僅是一種自救方式，更是對未來更好生活的積累。2022年末，隨着國家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，打破旅遊業冰封的契機出現了。「雖然疫情還在，但曙光已經現，我的院子一定能再紅火起來一天。」



▼疫情前，袁家村的同一條街上人來人往，遊客盡情感受夜市風情。
新華社



情牽香港 網約導遊不離崗

「實在抱歉，兵馬俑館暫時關閉了，這周沒辦法去了。」在轉職成為西安網約導遊之前，90後女孩李盈曾經也與香港有着不解之緣：「之前我在旅行社做赴港導遊，前後去香港五六次，特別喜歡這座城市。」疫情爆發，境外遊暫停，李盈也從旅行社離職。「雖然很多人開始選擇了等待，但太多的無奈讓大家無法堅持，只能選擇離開。」

2008年，李盈所在的學校組織課外實踐參觀了供港蔬菜基地。「我和同學們當時都爭着去體驗採摘蔬菜，想着我親手摘的蔬菜不久之後就能到香港，那種又激動又興奮的感覺特別奇妙。」在西安上完大學後，李盈到了旅行社工作，一年之後便得到了和同事一起帶團去香港的機會。「每一次在香港到了什麼景點，其實我比遊客還『遊客』，很享受那種旅行的感覺。」

疫情改變了李盈的生活，如今作為網約導遊的她，工作更多局限在大雁塔、兵馬俑、唐乾陵等這些西安本地景點。「導遊這個專業其實特別窄，一些同事為了生計不得不轉行其他工作，但很多人做的並不開心。」李盈慶幸自己也算是離職不離崗，無論如何沒離開這個行業，但三年來，「再次帶團去香港」似乎成了奢望。如今李盈仍會時常想起當年在香港的點點滴滴。隨着旅遊業復甦的信號越來越強烈，李盈期待着，以導遊身份前往香港的那日能夠早日到來。



▲西安市民參觀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巡迴展」。

重拾信心 從業者應早「自救」

在西北旅遊協作區秘書長、西北旅遊文化研究院理事長王曉民看來，三年疫情限制了人員流動，因此旅遊經濟的損失無法估量，一些積澱四十多年才形成的軟硬實力，有形或無形競爭力要素的損傷，則比經濟損失更嚴重。

「2022年對旅遊業而言應該是三年中最慘烈的一年。全國多地、多城大面積反覆靜默，讓2022年的旅遊業失去了旺季，也沒迎來一個爆發式的『黃金週』。」據王曉民介紹，根據文旅部相關資料顯示，今年前三季度與去年同期比較，接待人數同比下降22.1%，第四季度下降也似乎成了必然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近期國家出台優化防控「新十條」後，旅遊業已經逐漸看到了企盼已久的希望，市場重啟指日可待。「旅遊行業和從業者應該重拾信心、早做準備。」王曉民表示，雖然支持旅遊業的政策不斷出台，但要完全恢復尚需一個過程，所以立足當前，從業者



▲2022年春節假期，兵馬俑博物館內遊客稀少。受訪者供圖

和機構景區，還需盡早盡快自救。一方面，行業和從業者應抓緊設計策劃對性線路產品。另一方面，各級各部門出台的各類扶持、助企、穩市場主體的政策措施正在兌現，旅遊企業應知曉、用好這些政策。王曉民亦特別提醒行業和從業者，目前期待「爆發式」不現實也不合時宜，因此需要大家一方面統籌謀劃，一方面量勢而行，因地研判、因疫施方，才能科學穩步前行。

開店折戟 文創青年不甘心

「去年看到疫情嚴重衝擊秦國旅遊業，很多為遊客表演的大象『失業』。沒想到我也重蹈了大象的覆轍。」回想起兩年前的意氣風發，今年25歲的陝西青年胡一偉說，「疫情之下旅遊業很艱難，但真沒想到連消費的結構都改變了。」

胡一偉大學畢業後投身旅遊文創商品開發，「2020年底的一個周末，幾位朋友相約去了西安郊區的一個民俗景區，可能正好遇上了所謂的報復性旅遊，那個時候景區人氣很高。」被眼前的繁榮所打動的胡一偉，兩個月後開張了自己的文創小店，開張一個月後，小店僅僅賣出9件產

品。他一邊開發新產品，一邊期待生意好轉。但此後景區遊客越來越少，直至門可羅雀。

胡一偉告訴記者，有專家曾說，旅遊是一個休閒活動，但疫情卻帶給人們太多的恐懼心理。「沒有遊客，我的小店循環不起來，每天一開門，只有出項，沒有進項，就是個死胡同。」2022年2月，除了一輛車外，胡一偉徹底虧空了「家底」。如今，心有不甘的胡一偉選擇加入到了網約車大軍，早出晚歸收入還不錯，而他也慢慢有了新的奮鬥目標。「先養活自己，然後就是攢點錢再創業，希望下一次我能成功。」